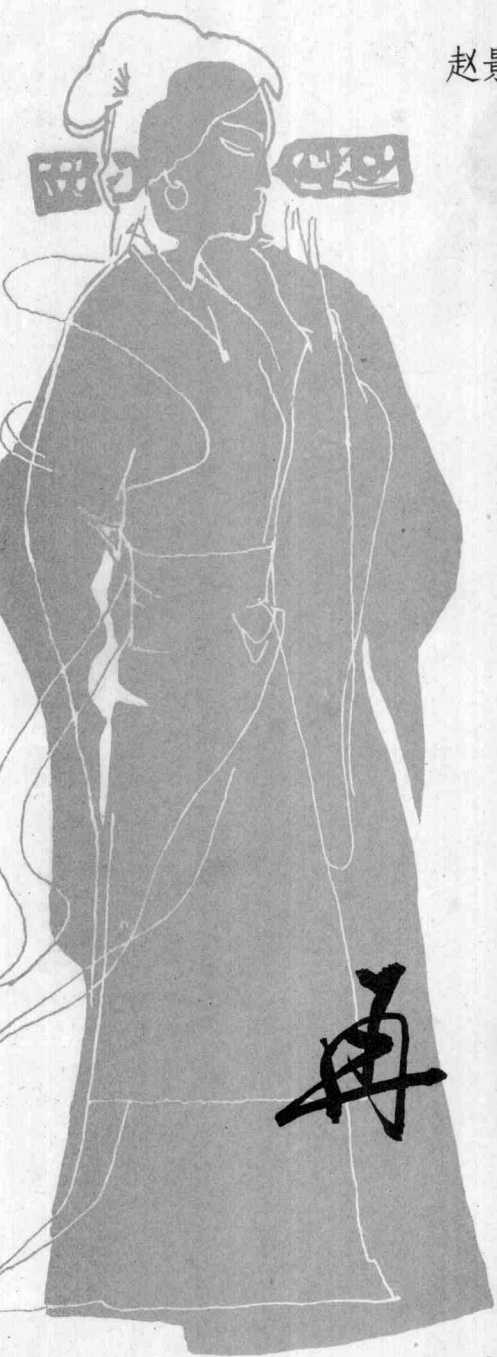


再生緣

中



赵景深主编·刘崇义编校



再生缘

中

再生缘全传卷之七

第二十五回 伪军师知废知兴

诗曰：拜叩登坛在少年，貔貅踊跃下朝鲜。

满怀忠孝安边戍，千里辛勤跨海船。

翠凤黄龙旗影动，白虹紫电剑光穿。

定期一战成功业，好将新歌唱凯旋。

清和时过十三天，碧草红榴各放妍。满院绿阴风细细，半窗残照日娟娟。清幽庭院飞春燕，寂静廊房挂绣帘。事在半边犹未了，再将后集续前缘。曾云兵到登州地，守将相迎到玉关。伫指大兵分派毕，帅厅列坐接风筵。忽观守汛军丁进，急忙忙，手展蓝旗报事由。

启大元帅得知：了不得了！有朝鲜的将官绰号山头虎，现在领着百十支飞舟，攻城紧急。乞帅爷令下定夺。

守将殷公主意无，汗流浹背叫如何。元戎坐上微微笑，手按金杯往下呼。

呵！守城军速归汛地，本帅知道了。

一声令下守军行，招讨筵前忙起身。按按金盔调袍袖，收收宝带紧征裙。容带笑，面含欣，解下青锋剑一根，暗念真言三四遍，劈空一掷吐高声。

呵宝剑，快快取山头虎的首级见我！

一声唤罢起寒光，斗大红光直上空。元帅含欢归了座，端然不动举金杯。两班将士惊呆了，虎翼将军笑满容。喝彩元戎施法术，少停一刻定成功。登州守将慌忙问，宝剑飞腾上半空。左部先锋称妙

术，将军少刻就知风。耀先不敢重相问，静候兵丁来报功。一盏琼浆犹未饮，蓝旗飞入帅厅中。乱卷盔缨威凛凛，急摇令字笑溶溶。如飞跑到丹墀下，活跳春雷报总戎。

启禀元帅得知：万千之喜！山头虎正在攻城，不知为什么缘故，忽然半空中飞下口剑来，把番官劈于马下，自古说蛇无头而不行，鸟无翅而不飞，这大众番兵亦皆散了。特报大元帅知道。蓝旗飞报跪当阶，忽见红光飞进来。招讨坐中忙接住，化成宝剑白光开。合堂将士称奇绝，守职殷公叫怪哉。元帅细言飞剑法，合班踊跃赞神才。

呵哨妙呀，大元帅如此神通广大，何惧朝鲜不灭！征东招讨笑微微，喝退城头令字旗。一按青锋窥仔细，挥剑犹是血淋漓。元戎含笑腰中挂，立刻筵前选吉期。元戎宴罢方传令，问一问，诸位将军齐不齐？合部英雄忙打拱，供听令下谨遵依。元戎座上开言道，诸位英才听是非。头阵出兵宜吉利。准于十五发征骑。添兵把守登州地，海内交锋待吉期。一众军官称得令，各归营伍不须云。元戎退后更军服，细甲轻袍有虎仪。十数天中无甚事，书符写咒习元机。画就护身符一道，以防临敌受妖迷。此图一佩难擒获，刀剑加身也是虚。如遇隐身妖道法，这神符，亦能点破露全躯。因而预备交兵日，以便临阵报捷旗。慢表元戎王少甫，且谈番兵理军机。

话说朝鲜的神武军师及元帅邬必凯，交春发兵，依旧在沙门岛一带安营。这日正着山头虎攻打城池，忽有败军报说，被飞剑斩于马下。邬元帅大惊道：阿哨了不得了！适闻探军打听，说有元朝的兵马大元帅王少华，带领十万人马保护登州。故遣山头虎率众攻城，探一探来人的强弱，不期被飞剑所伤，把一员爱将劈于马下。军师呀，你道奇也不奇？

神武真人蹙了眉，叫声元帅怎生为？来人开手先飞剑，难保我军

不吃亏。且待明朝观一遍，再将妙计去施为。朝鲜元帅心烦闷，次日黎明又指挥。差遣番官名富利，提兵再去把城推。朝鲜番将驱人马，乱哄哄，大放飞枪与地雷。元帅军师同掠阵，齐齐立马细相窥。正然攻打城池处，荡悠悠，一片红光往下垂。但见那，城中飘出一团云，三转三回往下沉。顷刻变成刀一口，当头飞过血淋淋。番官富利翻鞍死，带血飞刀起在云。番帅鞍头容失色，军师马上体无魂。飞刀飞剑难招架，只得鸣金收了兵。大众儿郎无战意，哄哄乱乱喊连声。

呵唷了不得了！城中出了剑仙了，今后如何交战？一班军士喊声高，队伍难分旗乱招。邬帅心慌无主意，立时回马摆鞭梢。收兵竟进中军帐，闷闷无心把战交。神武真人称可怪，来人举动好蹊跷。闭门不出无踪迹，只是飞使剑与刀。慢说诸军难着力，就是我，隐身法术也徒劳。如今此事无良计，当不起，两扇城门闭得牢。神武真人邬必凯，闷沉沉，两相对坐皱眉梢。几番骂战无人出，他只得，紧守辕营不敢招。按下朝鲜心胆怯，且谈主帅一英豪。

话说王招讨等候良辰，停兵十余日。一到十五日黎明，立刻坐堂理事。

征东元帅扮军装，战鼓如雷坐大堂。合部将官齐谒见，同班勇士共相参。千重甲叶摇云影，万顶缨盔动日光。凛凛英风冲斗府，腾腾杀气贯穹苍。一齐打恭呼元帅，垂手端严立两旁。招讨王君归了座，手持令箭道端详。

呵诸位将军，今日是十五良辰，那一个去临头阵？一言未了闪英雄，虎步出班见主戎。披挂鲜明无艳服，行藏慷慨有奇容。深深打拱行军礼，款款开声叫主戎。头阵出兵吾愿往，定将敌首献军功。征东大帅凝眉看，叫一声，前部先锋我义兄。

呵唷恩兄呀，你愿临征么？须要小心仔细。

虎翼将军应一声，全身披挂下高厅。独骑战马雄如虎，双挺钢枪貌若神。带领随身兵五百、人人都是勇骁军。三声大炮惊天响，一队貔貅出了城。下落战船军掌号，飞舟百号起如云。儿郎叫战沙门岛，番卒如飞报进营。

话说番兵报进营中，邬元帅就与军师出船头掠阵。有骁勇大将军蒲剑带领一千人马，驾船迎敌。向对面一观，早看见了先锋熊浩。喝彩一声好丈夫，果然是个豪杰。两下通名一遍，两军挥杀起来。

先锋熊浩抖威仪，大放楼船水上飞。亚角金枪双手舞，浮云宝马一身骑。喝声来将来交战，杀过将军算得奇。蒲剑挥刀忙架住，一来一往比高低。飞舟混杂翻波浪，百士喧呼荡铁衣。金鼓盈天人踊跃，旗幡招展马奔驱。着刀军卒红光冒，带箭儿郎血似飞。两将交锋三十合，左先锋，摇枪跃马不迟疑。但见他，素袍一展起双枪，大喝番儿快快亡。语未完时红已冒，番官尸首落东洋。先锋催动人和马，大踹楼船勇莫当。部下儿郎如恶虎，鞍头主将似豺狼。长戈短斧纷纷举，只杀得，外国兵丁不剩双。虎翼将军心惨淡，叫一声，赤云都里众儿郎。休恃勇，莫逞强，穷寇何须这等伤。可记帅爷曾出令，败残人马准投降。一班军士方才住，熊浩重呼上战场。

呀，朝鲜的将帅！知我的利害，速速投降不怕亡身，再来交战。

朝鲜元帅怒冲冠，立刻重差两将官。名唤敖雄与寇万，二人力大却非凡。单刀匹马齐临阵，后面兵丁随二千。通罢名儿齐合战，先锋力敌两番官。双枪独马无坚对，素甲银盔勇敢先。大战交锋将百合，祭起了，斩蛟宝剑起龙鞭。这壁厢，祥云荡荡从空坠。那壁厢，彩影团团往下旋。寇万亡身遭宝剑，敖雄废命着神鞭。霎时两个番官死，吓倒随身兵二千。也不交锋和对敌，发声喊，

旌旗倒卷叫降元。

呵唷，元朝的先锋爷呀！小番儿们都情愿投降了，望将军爷怜狗命。

虎翼将军喜气多，喝声并入赤云都。一班番将齐应声，乱架飞舟过海波。邬帅军师失了色，收兵令下起金锣。纷纷退到沙门岛，好战之心半点无。虎翼将军心大悦，船头马上看如何。只见那，红日如盘入半山，金光远透海门天。暗云暗树明如锦，浩水翻空景似帘。两带丛林烟漠漠，万重碧水浪涓涓。天光已暮收人马，左先锋，立刻回舟竟进关。

话说虎翼将军出兵全胜，带了投降的人马入城报功。王招讨心中大悦，一面与先锋摆酒庆功，一面令降兵改换了赤云都的服色，又发战书到番营之内，约于次日交锋。

住表登州得胜兵，且谈外国败残人。战船尽往沙门岛，元帅军师议事情。神武真人颜色变，连称不妙两三声。赤云都内雄兵至，只恐军功不得成。我看元朝熊友鹤，根基非是等闲人，吾师号唤鸾山道，仙友相交有几名。黄鹤散仙常到洞，与师对奕甚知心。鸾仙师父因交厚，曾送他，宝剑神鞭两件珍。不识从何入彼手，今来阵上显奇能。如今果得真传秘，我亦难和友鹤争。咳兵士呀，若言黄鹤一神仙，宝贝一身有数般。平水镜能平水患，飞锤又会破飞砖。更兼一套缠身索，专一擒妖与捉仙。如若元人得此宝，与君都在网罗间。军师言讫心神乱，止不住，短叹长呼两泪连。邬帅徬徨无主意，征靴乱跌叫苍天。今朝头阵遭奇败，莫不是，无复回兵唱凯旋？呵唷军师呀！如今你我事难图，到不如，去请鸾仙道士来。或者仙家施妙法，相帮一一破金台。真人见说长吁叹，元帅焉知就里因，昔日相投来本国，贫道是，背师逃遁下山来。如今难见吾师面，总有灾殃解不开。兵主不须心着急，为今之计且迟挨。飞刀飞剑还容易，烧炼之方在我怀。只用停兵旬

日许，贫道把，神功运动就安排。飞刀一得无妨碍，就和他，赌个兴来赌个衰。神武军师言到此，朝鲜元帅笑盈腮。

呵唷妙呀！军师既会飞刀，何不早些烧炼？

真人见说笑溶溶，火炼飞刀要用功。因恐生灵遭大劫，道门犯戒恼天公。既然自己将危急，说不得，惜此残生冲一冲。邬帅欢呼连叫妙，军师不必戒行凶。三军在劫应该绝，快炼飞刀好立功。果然能，血染东洋流万里，方显尔，道中徒弟有神通。真人点头称知道，杀戒开时就逞凶，运动神功须数日，怕只怕，偷营劫寨中牢笼。待我施展平生术，竟把楼船用雾濛。一则敌人难察看，二来也好运神功。军师言讫忙披发，仗剑烧符立正中。三击令牌垂了目，登时请了一丰隆。亭亭端立云头上，往下开言问事踪。

请问法官，召吾神那方使用？

神武真人合二睛，口称上圣听容情。大元将帅来征伐，贫道今为不忍心。欲请云师相助，降一阵，漫天大雾隐吾兵。若然违令难相护，我按神书定罪名。领法旨，一声应诺上云霄，神武军师就换袍。脱下法衣更便服，安炉削铁炼飞刀。朝鲜元帅同坚守，铁索连船把系牢。神在空中忙用力，就把那，云旗雾伞一起摇。初时还是霏霏坠，次后旋看阵阵飘。云雾布漫真利害，朝鲜的，战船不见半分毫。住谈用术藏军事，且把登州表一遭。

话说王招讨次日升堂，大会诸将。忽见蓝旗飞报道：启大元帅招讨爷得知，万千之喜，朝鲜尽退了，只待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声。

元帅听言惊又欢，当厅忙问为何缘？蓝旗踊跃朝前跪，报启元戎听实缘。军士守城无懈怠，时时常向敌营观。今朝遥望沙门岛，不见朝鲜一只船。元帅虎威人惧怕，多应昨晚已遁逃。真可喜，实堪欢，就此安排唱凯旋。元帅闻听难以信，速传令下要亲观。

合班将士称奇异，伺候元戎上战鞍。

话说王元帅带领征东将士上敌楼观兵。坐于麾盖之下，向城外一看，呵哨好厉害呀！

但见那，大海无边一望遥，天低水阔浪滔滔。苍茫鸟雁排空过，隐约蛟龙逼岸豪。万片征旗浮绿影，千重战血泛江潮。风随浪势愈加急，浪起风威分外高。并合众流如鼎沸，横吞三岛似天摇。果然边外风涛息，元帅观情心也焦。

咳，爹爹呀！想当年奉旨征东，定受了许多颠险。

海中蛟龙海中行，不识如何受苦辛。一旦遭擒归异域，可怜未卜死和生。孩儿复把朝鲜伐，但不知，是个输来是个赢。拼得一身亡海内，定当竭力破边兵。元戎念及生身父，短叹长吁泪欲倾。合部英雄齐怯胆，先锋熊浩失声称。

呵哨，大元帅呀！顺着沙门岛一带观哨，一天弥漫的大雾。元戎伞下就相观，云雾迷茫果不虚。岛屿难观天暗淡，楼船不见日稀微。全无守汛观风将，那有中军坐纛旗。一片白光遮几里，就中无计辨真虚。征东大帅惊呆了，皱皱双眉说甚奇。旭日当空犹照耀，半天云雾岂能迷？朝鲜定有妖人在，隐住军中暗练兵。终日这般非了结，何人一往探军机？

有呀，末将赫连汉愿往！

元戎举目看端详，含笑呼声赛霸王。既欲观风须仔细，如知实信返城墙。赫连汉豪杰称遵令，结束完时立刻行。腰挂短刀防不测，飞舟独驾走东洋。冲波逐浪风帆急，行近沙门看细详。上下不分云漠漠，东西难辨雾茫茫，眼花头晕还犹可，气塞心迷更莫当，顷刻倒于船板上，昏沉半晌始还阳。军情未探难回转，只得偷从雾里张。船只一些窥不见，忽听得，嘈嘈人语在中央。里边高叫称听令，外面喧呼说领粮。如此自然兵未逃，赫连汉，飞舟返棹不匆忙。

话说赫连汉回到敌楼，禀知始末。王招讨吃惊道：这也奇了，总然云雾弥漫，也是天阴欲雨，怎么只遮着了朝鲜的人马，这半边依然红日当空？

元戎言罢皱眉梢，众将齐称必有妖。今日不能观静动，消停且是待明朝。征东招讨归城下，帅府沉思心自焦。次日复来亲察看，依然日出雾难消。征东元戎心如火，合部将军意若烧。一日三来三日九，番营不露半分毫。元戎只得权停止，先把头功报圣朝。雾气迷人难进取，操兵练将候同胞。但求孝女救兵至，进力争先战一遭。按下元戎坚守事，且谈神武炼飞刀。只因云雾相遮蔽，十数天来保得牢。率性迟延成百日，准于月尽把兵交。表明神武军师事，再讲元戎在帅寮。

话说王元帅终日操练人马，以候长华合兵破敌。至五日出头，往城外观望，云雾仍是未消。只为神武军师炼到五月，这口飞刀意欲烧过端午午刻，得了五毒的元气，斩人越发有灵，故此尚未解法。当时王元帅闷闷不乐。一到初一日，立刻升堂，忍不过，要冒雾踹营，以拼死战，正欲起身之际，忽有远探报道：启帅爷得知，万千之喜，右先锋韦勇达靖国将军皇甫长华一路大兵已到。乞帅爷定夺。

征东大帅喜非凡，不便相迎遣将官。虎翼将军情愿往，飞提人马出东辕。慢言前部先锋接，且说长华兵到关。孝女旌旗门外立，将军营帐府边安。屯兵已毕方才出，右先锋，上马挥鞭派众员。护送夫人车辅走，滔滔直至总衙前。先锋熊浩忙迎上，又见良贞请下安。靖国将军随母走，都在那，西辕门外候相传。须臾只见中军出，令字旗摇朗朗言。

嗯！帅爷有令，请皇甫夫人与女将军先锋俱从正辕门进见。夫人正袖下车行，孝女相同入正门。虎翼将军韦勇达，一齐随进帅衙厅。直趋甬道临阶下，仰面遥观座上人。嵌玉金盔飘赤焰，

拖云凤翅映奇珍。大红袍照连环甲，宝镜护胸貌出群。凛凛威风堪裂胆，堂堂壮气可惊人。一观入内抬身起，面色凄然又带春。皇甫夫人观仔细，分明认得是亲生。心惨淡，意欢欣，悲喜交加泪欲淋。靖国将军心大悦，暗夸胞弟有才能。两班战将尊元帅，一似严亲压众人。军礼无差名望重，英雄不愧将门生。长华当下随相入，整宫袍，就要厅前把礼行。

话说长华等正欲行参，王招讨慌忙举手道：皇甫夫人与女将军同来，举止深为不便。本帅欲拜夫人为母，以便不涉嫌疑，就在帅府右堂居住。

夫人见说喜还伤，只得相推不敢当。请旨招安恩不浅，妾身何可复称娘。元戎分付排香案，母子称呼有甚妨。这一认亲无顾忌，夫人可就住中堂。二来靖国将军等，也免嫌疑在帐房。元帅言完连请坐，夫人只得立中央。烧大烛，点高香，招讨厅前把礼行。军法森严无八拜，深深三躬在中央。起来看看夫人面，笑把亲娘唤继娘。皇甫夫人相谢过，长华小姐喜非常。行参已毕方同拜，姊弟称呼在大堂。右部先锋俱见过，齐齐列坐叙情肠。长华小姐端然坐，颜色威严果出常。目不斜窥言不乱，双垂袍袖珮铿锵。香茶一道相传过，女将军，欠欠纤腰问细详。元帅呀，近日开兵事若何？多应大胜斩番奴。朝鲜元帅强和弱，外国军师有也无？招讨闻言微点首，就将始末诉娇娥。漫天云雾终朝结，女将军，可有神方解解魔？皇甫千金低了首，凝眉良久皱双蛾。元帅呀，末将虽然学法来，不能解雾愧微才。想当初，耿火拜井泉能出，今日里，将帅求神雾必开。予本是火而收火，若然坐待事难谐。今朝颠倒城头上，我必要，拜得沙门现出来。元帅闻言愁带笑，微微摇首叫难哉。咳，女将军呀，朝鲜国内有妖人，岂可轻轻问道行。如若不能消大雾，岂非此事枉劳神。合班将士齐声道，或者天公慰孝心。如是拜将云雾散，大家托赖福缘深。长华小姐辞元

帅，传带征骑要上城。元帅便言明日拜，远来辛苦且消停。立时传令排军宴，又着新兵并下营。一众招安豪杰士，齐齐参谒在辕门。征东招讨俱传免，大众英才各转营。少刻酒阑筵席散，元戎立刻退堂行。相同靖国将军入，促膝言谈伴母亲。说到三更方始出，元戎安歇二层厅。日长夜短无多刻，又早是，鸡报三声天色明。

话说次日黎明，王招讨升堂，会齐诸将，先差四名军卒，到城头上预备下香案。然后再派左右先锋，送了女将军上城，拈香拜雾。长华小姐到城头上向对面望了一望，就不慌不忙踏到红毡上。

英雄孝女整宫衣，款踏红毡望碧天。古兽炉呈青案上，玉莲花捧妙香高，深深一叩矢虔诚，款款三参倒纤腰，上过香时身俯伏，低低祝告向天曹。

呵唷，皇天后土，上界神明呀！

长华有父号亭山，身在番邦不得还。异城风光应痛苦，家乡骨肉未团圆。今朝信女提人马，云雾藏兵取进难。伏乞神明加保佑，收云散雾大开天。若然父命应该绝，也不敢，思想皇天后土怜。孝女祝完连顿首，悲声微吐泪如泉。东西军士俱嗟叹，左右先锋尽惨然。个个凝眸观海岛，人人抬首望天边。长华跪待消云雾，俯伏城楼香案前。漫表长华皇甫女，且提神武在楼船。正然定性当炉坐，猛地里，心血来潮意不安。变色叫声吾不妙，莫非眼下有魔缠。军师正在疑虑处，耳内依稀叫法官。呵唷，法官呀，二十余天隐你军，本该再过几时辰。谁知来下当今后，跪拜拈香祷众神。我本云师非上圣，怎当帝后跪埃尘。今朝既受娘娘命，吾要把，云雾全收现尔兵。言讫不闻留一语，丰隆竟自上天庭。军师当下容颜变，骇骇惊惊喊一声。

呵唷，不好了！吾军难保！

神武军师主意休，飞身踏步立船头。睁睛一看惊呆了，云雾依稀渐渐收。长叹数声回入内，就同郭帅诉情由。不知谁是当今后，竟把吾功一旦休。既现军兵须备战，恐防元将踏临舟。朝鲜元戎心慌了，点将排兵不暂留。住表番家先整備，回文再表立敌楼。

第二十六回 真义女全忠全孝

诗曰：忠孝兼全女丈夫，征东救父缩兵符
云师退避丹诚意，奏凯齐歌返帝都。

话说女将军亲身拜雾，正然俯伏红毡，约略焚香了一寸，只闻右先锋叫道：友鹤兄，你快些细看呀！有些意思了。左先锋也叫道：呵哨妙呀，贤妹恭喜了，渐渐有船头的旗影了。长华小姐一言不答，直待报了云雾全消，才整衣而起。

孝女抬身说谢天，长华应得入朝鲜。果然拜叩消云雾，皇甫门中可报冤，言讫倚楼朝外看。果然对面散云烟。旗幡影影遮军士，金鼓堂堂会战船。军士层层排得稳，这一派，凶光杀气透天关。长华看罢娥眉展，按按金盔启口言，二位贤兄呀，就此回厅报总戎，奴提本部去交锋。今朝初次当留意，夺了沙门再报功。靖国将军言已毕，登时相别二先锋。两家豪杰惊还喜，遣军丁，飞报登州帅府中。孝女立时提本部，双刀匹马逞英雄。三声大炮惊天响，扯动云帆越海风。

话说女将军一下城头，这边王招讨已经得知了消息。不觉心中大悦，以手加额，谢天怜念之恩。然后飞提众将，上敌楼掠阵，以备接应人马。再说皇甫长华带领的半千本部，一个个都佩神符，不怕枪刀的厉害。当下发号炮出城，扯风帆落海船，打着一队孝女兵的旗号，直向沙门岛而来。

孝女旗标下了城，滔滔一直走沙门。楼船起处风帆急，军帅当时马足登。靖国将军为首领，船头独立貌娉婷。彩云战马纤腰坐，金雀钢刀素手擎。非似楚宫虞烈女。犹如汉室美昭君。全身披挂旗门立，指点儿郎海面行。初历风波毫不怕，乍经战敌不慌惊。横刀遥望威风壮，勒马平看水势深。帝后临征非小可。惊动了，东洋水府众精灵。龙王传集鱼虾将，作浪兴波要出迎。会合水精和水怪，呼齐龙子与龙孙。虾兵蟹将纷纷起。鱼相蛟臣急急行。万里千程如咫尺，齐齐朝见女中尊。但见那，东洋大海浪头高，水势翻空天地摇，鲸鬣掀时风凛烈，龙头观处目光豪。白珠乱溅跃金鲤，银练斜飞走赤蛟。万里波涛来荡荡，千层白浪望迢迢。海中一簇精灵出，只吓的，孝女标中魂魄消。

呵唷，不好了！天妃娘娘救命呀！

一班军士喊连声，乱卷旌旗要退还。皇甫千金睁凤眼，横刀立马细观瞻。果然水府鱼龙出，怪状奇形看不完。踊跃围船如顿首，三俯三仰似朝参。滔滔白浪冲空起，阵阵鱼龙进海船。靖国将军心暗骇，分明水族向奴参。

咳，这也是一桩奇事！

当初梦入庭堂门，曾见仙童呼贵人。今日跪求云雾散，又遇着，鱼龙点首共相迎。不知奴有何能德，以至诸凡这等迎。皇甫长华思到此，拖刀含笑吐莺声。

嗯！东洋的水族，尔等免礼归源，不可拦我的进路。低低一语散鱼虾，顷刻平波息浪花。百只战船方始进，一班军士已无哗。长华小姐微微笑，摆动双刀把马加。

嗯！孝女兵不得迟误，快随本将军冲蹙番军便是，一声令下率儿郎，百只战船走得忙，高扯锦帆风浩浩，大操金鼓响啜啜。雄兵一到沙门岛，皇甫千金叫快行。

呵唷众儿郎，快快蹙入番营了！

诸兵闻令快开船，靖国将军马更先。金雀刀抬双影藐，彩云马走四蹄圆。莺声宛转呼开路，玉体摇抬撒战鞍。统率一班狼虎士，当头踏入首层船，番兵番将齐喧喊，乱纷纷，报与军师元帅前。

呵哨军师元帅，了不得了！有登州的一员女将踹进中军来了！神武真人着了忙，喊声不待过端阳。飞刀未就元军至，只好今朝战一场。言讫推炉提宝剑，如飞上马出营房。朝鲜元帅心中乱，急举双锤跨马行。带领随身诸将士，飞舟一驾出中央。纷纷围住元朝将，看见英雄一女郎。但见他，凤盔扣顶赤缨飘，抹额双分押鬓梢。万叶龙鳞金锁甲，十团云影彩罗袍。桃花脸上红光现，柳叶眉头杀气高，窈窕纤腰骑宝马，飞扬皓腕舞金刀。堂堂玉叶金枝体，赫赫王宫内院标。指点儿郎冲帐幄，分排船只列枪刀。果然一位红颜将，更比男儿分外骁。神武真人双顿足，叫声不妙皱眉梢。中华来了当今后，倒只怕，元室江山难动摇。神武真人无战意，催驹勉强挡多狡。朝鲜元帅重重怒，举动双锤照顶摇。

呵哨踏营女将，报你的名来，好待本帅生拿死砍！

长华小姐喝番人，要我通名仔细听。父是亭山皇甫姓，当初曾被尔邦擒。赤云都下我为将，孝女标中我立营。皇甫长华名姓重，俺本是，征东靖国女将军。擒吾严父冤仇大，今日里，见个输来见个赢。孝女言完催宝马，喝声番将也通名。军师元帅俱言罢，顷刻间，金鼓喧天会战征！好厉害呀！朝鲜元帅展红旗，部下儿郎合得齐。扯启风帆船似涌，放开铁镫马如飞。重重军士重重将，叠叠刀枪叠叠旗。四面征云遮旭日，八方杀气贯清虚。朝鲜兵主扬锤打，神武真人把剑提。片片金霞迷眼目，纷纷白雪落身中。长华小姐忙招架，力敌番兵数万余。

呵哨孝女兵的儿郎，快些着力！

一声呼唤众当先，乱按腰刀踏战船。大杀番军头滚滚，齐挥利刃血涓涓。长华小姐为头领，乱踏营门斩将官。玉手提刀开血路，纤

腰蹬马跳楼船。逢人便砍无人躲，遇将来迎只伤残。冲踏诸军如猛虎，只杀得，血流凯甲染斑斑。朝鲜元帅心惊怕，神武真人胆战寒。这一个，气吼如雷红满面。那一个，腰酸似折汗流肩。重围只显英雄女，四野人声实可怜。神武真人施法力，隐身符咒暗中宣。

话说神武真人杀到力怯之时，竟把隐身符塞在金袋之内，暗地里走到长华马前，意欲乘间下手。谁知女将军闹中回首，不见了神武真人，吃惊道：奇哉！这妖道那里去了？

长华小姐叫奇哉，凤眼连观暗暗猜。笑呼一声知道了，忙把那，真言咒语念将来。一回已见生靴脚，二次再看露令牌。念到三番收了句，登时现出道人来。只见那，神武真人满面羞，飞声一跃过船来。重提宝剑来交战。大喝元朝一女流。有甚傍门和左道，你竟敢，破吾法术破吾谋。长华一见微微笑，手举双刀过了头。呵唷妖道呀，当年我父遇妖人，想为其谋故被擒。我有九天玄女法，藏身避隐枉劳心。此番暗计难擒我。老军师，何不重新再隐身。神武军师心大怒，飞刀乱祭骂元兵。

嗯！元朝将士躲着些，我的飞刀来也！

一声吆喝起飞刀，百口齐飞上九霄。映日增辉光闪闪，迎风散影起飘飘。忽高忽下方才转，斜舞斜飞势欲抛。百口飞刀来得猛，孝女兵，喊声大振欲偷逃。

呵唷不好了，女将军快些躲避！

皇甫千金一皱眉，喝声谁敢擅逃归。随身现有神符在，那怕飞刀往下挥。一众军丁齐应令，合同依旧踏重围。军师忽念催刀咒，空中钢锋竟不垂。神武真人心大骇，朝鲜元帅喝如雷。

呵唷军师呀！你既然法术无灵，何苦停兵数日？

若然早早就攻城。焉得遭逢孝女兵。百口飞刀难取事。看军帅，如何拒敌在沙门。真人气得将昏绝，只见飞刀落海中。孝女兵丁犹未损，钢锋百口已无形。军师马上惊呆了，仗剑催驹喝一声。

呵哨小贱人！你竟敢破吾的道法，看本军师来取你。

真人双剑一齐扬，大喝裙衩你快亡。冷气侵衣风凛凛，寒光照日亮堂堂。长华小姐娥眉皱，跃马摇刀更逞强。刀劈左肩番帅中，血流虎口道家伤。千军喊呐重围散，万马奔腾四足忙。邬帅带伤难抵敌，令旗一展叫儿郎。

呵哨众儿郎，不须交战，退过沙门岛便了。数万儿郎应声高，吵吵发喊就飞逃。战船乱走难分队，将士嚎呼不举刀。风卷征帆开荡荡，浪随战马走迢迢。悲切切，人声海涌依稀哭，惨凄凄，血水涓流仿佛潮。靖国将军心大悦，娇音咤叱绽樱桃。

嗯！登州军士，速请大元帅派一支人马，占住沙门岛要紧，俺去追赶番军了！

长华下令速相追，孝女兵丁喊似雷。铁锁放开船似箭，云帆扯送结成帔。刀枪密密千层列，金鼓堂堂几阵催。翠鬓将军传号令，红颜豪杰抖神威。莺声宛转呼军士，不杀番人不许归。一队战船追下去，城头元帅大开眉。

呵哨妙呀！女将军夺得沙门岛，朝鲜易得破矣。

元帅登时把令传，就差左部守神山。恐防孝女身遭困，复又安排接应员。右部先锋承将令，就提本帐众英贤。吹台豪杰同随后，一万儿郎共上前。城外下船来接应，安排一战破朝鲜。元戎立刻回厅坐，等候回报捷音传。不表招讨征东事，且谈靖国女婵娟。

却说靖国女将军提兵追赶，离沙门岛三十余里，又会着了右先锋的人马。把邬元帅的大队困在核心，又杀了个十停去九。因天色已晚，战饭未备，只得收兵而返。赶到登州已是初更时分。王招讨令进帅厅，一一慰劳庆贺。女将军献上十一颗番官首级及邬元帅的金印。备述一切交战之事。右先锋追杀七千余朝鲜人马，亦都报功已毕。帅府厅大排筵宴，庆贺军功。征东元帅喜非